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八

卷十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六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四

末

卷二十六

養知書屋文集卷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宋儒訂正古易攷

漢儒傳易費氏爲得其正鄭康成氏注費氏易其傳最顯然析傳附經實始鄭氏迨王輔嗣易注出盡取彖象之辭繫諸卦爻之下則又因鄭注而變易自漢以來相傳之本唐正義行易注專宗王氏漢學盡廢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錄三十五家漢得九家仍用王氏本採錄其注釋之文以存其義學者遂不知有周易古本宋熙甯中呂大防攷訂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嗣是晁說之有

錄古周易薛季宣有古文周易程迥有古周易攷李燾有周易古經吳仁傑有古周易所述各有異同其後呂伯恭氏訂正古周易分上下經二卷十翼十卷通十二卷爲之音訓朱子本義卽取以爲式以還古本周易之舊宋儒攷古之勤信非唐賢所能及也易之爲書象數而已矣觀變於陰陽而生象參天兩地而倚數是故數之用存乎象中聖人象傳發明象數之義專就陰陽往來上下言之足以盡易之變矣漢儒言易各爲刱說義外求象象外求數而於聖人所以消息陰陽之用以察人事之宜而盡萬物之變曾不一及焉是故漢儒傳經

之功惟易多失其義王伯厚氏蒐輯康成氏易說爲鄭氏易異文古訓稍見於篇而尤有取於互體之義虞仲翔氏明易消息其取象亦多以互體足以備易象之一義二家之書終不可廢易經秦火獨爲完書漢儒既未盡究其義又改易其篇第然則治經者喜新奇而趨簡便葢亦自漢然也

釋六宗

姚氏經說敘述虞書六宗之義數十家俞氏類稿又以古文今文之說明之大抵據周官及戴記之書爲證其諸持異說者又各以意儗之而無證據禋者祀天之名

也或雜引地祇山川於義無取伏生之說最先舉天地四時為言義近矣而不能言四時何神又並天地言之終為無據姚氏於此據虞書之六府以釋六宗實勝他說要此六者著之人事云宗非也亦與禋祀無當葢自漢儒傳經喜立異說六宗虞禮無所因依各持一義以資其傅會遂至紛紜不可窮紀杜氏通典謂唐虞設官詳於天而略於人三代以還專詳人事其命祀亦然禋祀者日月星辰之附麗於天者也羲和治歷首明中星以定四時成歲舉鳥火虛昴與日月並尊由始治歷時測日長短與中星相應準此以為民極故謂之六宗夏

殷以後改易正朔歷法稍變星度之行又有歲差率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不能據一中星爲準是以六宗之祀歷夏已廢不舉惟獨虞書存其名其後月令之言天宗祭法之言幽宗雩宗其名亦本於此謂日星雨暘之麗於天者也盧氏植徑以天宗釋六宗則非以六宗虞禮歷法所由準也是以虞書首明日月星辰授時之政而後言禋于六宗可以推見其義歷數千年諸儒無能辨者斯亦可謂習焉不察者矣

鴻範朝鮮本增多五十二字辨

孫氏承澤鴻範集義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

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愼賓曰禮師曰律生乃
蕃節乃裕敬乃和時乃悅德乃化愼乃仁禮乃嘉律乃
有功五十二字云朝鮮本有此仁山金氏謂爲箕子所
傳玩其文義蒙上五行五事而爲之衍其義然五行天
地之數五事人身之象數可推而著之於用象可準而
納之於德八政皆實行也無待侈陳宋余壽欲移王省
惟歲以下附之四五紀以釋歲月日星辰之義其後賀
成大又於此强分經傳以五行爲禹之經水曰潤下云
云則箕子之傳也五事爲禹之經貌曰恭云云則箕子
之傳也八政但有經因移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爲之

傳五紀亦但有經因移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之傳又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五福之傳移惟時厥庶民顚倒其文爲六極之傳皆用其一隅之見以窺測聖經然猶就鴻範之文顚倒比合爲之孫氏直增入五十二字而託之箕子箕子陳鴻範而九疇之義明豈假文以自見者又於此不傳之武王而私傳之朝鮮亦太失之誣矣孫氏尚書集解多採仁山金氏之說金氏尚書表注竄改經文以就己意往往有之孫氏因坿會及之耳

春秋始隱公說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之立當平王之三年隱公之立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而王者之迹熄春秋於是乎託始則曷爲不始於惠公曰此聖人所以存周也平王之初晉鄭懿親夾輔王室鄭武公衞武公皆入爲周卿士猶有興周之望焉小雅之衰降而爲風憂時閔亂之心存乎歌詠采詩之官不廢王者之政猶有所託以行於諸侯至於平王之季晉亂相仍以成乎篡奪鄭莊狡焉思逞志不在周雅既亡矣風詩亦缺而弗采孟子固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亡也平王之末世也周語王子晉之言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所以著西周之亡之終於平王也其於東遷之始未忍絕也故曰春秋始隱公者聖人所以存周也春秋奉一王之大法以正諸侯周之東遷天下無王而霸者猶明此義則亦進而與之爲天下諸侯之猶有取正也宋儒之言春秋尊王黜霸者非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孟子之言允矣假令平王即位之初修明王政以復西周之舊三代之禮樂賴以不廢而霸功不興聖人於此有深望焉託始隱公者明周之無可望也聖人傷萬世之心也無春秋則二百四十二年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隱而不明而三代之所以趨於戰國其迹皆

無可考聖人一取而裁正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所據以正天下之諸侯者周法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得其旨矣泰山孫氏言春秋之作爲天下無王也非爲隱公也最爲得春秋之義而於託始隱公之說無所發明予故備論之以明始隱公者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旨也

周官九兩繫民說

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者比而合之之聯而屬之之聖人知民之情散而無紀羣而無序無紀則亂無序則爭使相與比合聯屬以自爲理制爲封建使各君其地牧者

諸侯之任牧民者也六官之長各以其職屬民觀象讀法以作其役民知其爲貴者順而從之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任教國子皆師也成均之法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敎焉則儒也是四者制之國家者也宗法者士大夫之各繫屬其家者也主者賓之對也凡坐而制人以資其衣食皆謂之主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輪輿㲋㮚之屬皆任爲主史記貨殖傳行賈之地名之都會鐵冶鼓鑄或役僮千人是二者任之士民者也吏則比閭族黨之能屬其民者友如以文會友老朋在孔氏前已有徒衆孔氏之徒至三千人子華使齊冉子請粟任之義也

藪者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皆是也是三者任之有司及有學行與其任之地皆使自相聯屬者也謂之得民蓋實分有其民而使知所因依以盡其力道有三養之教之董而治之期使人人自相親亦使人人自相理周秦之交無與繫民民乃起而爲盜於是國家制爲法令禁使不得相聚而爲盜者籠致天下之民亦各有其術焉禁之愈嚴其趨愈衆民之羣分而類聚也亦天地自然之機也分民以與天下其之使自爲聚而後民氣深固而不可搖聖人觀人心之通以達人情之變嗚呼微矣

讀論語二則

往讀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求之不得其義父之道果是耶終身無改可也何必三年果非耶知而改之善述人之事者也何待三年及歷觀漢唐以來之治訖於今日喟然曰嗚呼是言也盡萬世之變而無以逾焉者也三代之制傳於今者鮮矣由漢唐以下沿而行之可以知其所授由漢唐而上追而溯之可以知其所承嗣君初立頒詔天下推恩大赦謂之新政其大臣爲先世廢黜者起用之倚信者罷之下至一州一縣之長無論孰爲賢否凡所至

必務力反前政以爲名左氏於春秋衞文公晉悼公具其事史記秦紀箸錄尤詳知此東周以後皆然矣聖人亦知後世王者其道不足與持久也善政少而不肖之政常多不能以無改也而以是微動其不忍之心曰苟無急求相勝而已則忠厚之留於人心已多而天下之政亦不至畸輕畸重以急鶩於紛也他日又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可以知其立言之旨矣故曰父在觀其志志吾定也曰父沒觀其行行吾自足也志定則爲孅爲惡固已辨而知之行自足則爲得爲失皆將化而裁之而惟其心

不忍於其父而依之以為道善者顯而㢘焉不善默而存焉盡此而已矣至於三年而行已著改不改又無論矣汲汲焉以改父之道爲名彼誠忍也與哉而人相與由之習而安焉無或疑也葢數千年於茲也求以明聖人之教其奚能也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聖人躬行之與其著之事與言其道一也孔子值衛出公時以正名爲先自春秋以來二千年無違其義者則亦終未知夫所正者何名也哀公二年衛靈公卒出公卽位晉趙鞅納世子蒯聵於戚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爲之說曰石曼姑受命靈公立輒曼姑之義可以拒蒯聵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穀梁爲之說曰納者何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是時所爭者衞也輒君衞則蒯聵不得入蒯聵入衞則輒不得爲君而輒之立靈公實命之趙鞅納蒯聵亦不能正其名而以討入之於戚是以當時論者並以蒯聵爲不當入而於輒有恕辭焉王者創業垂統以下逮諸侯道其常而已不幸而出於變反復相尋以求其安必積之久而後定惟聖人爲能制權天時人事之窮

以道貞勝而有以通其變後世守之爲常法聖人於其時扐而行之則權道也然則聖人之言正名無他正父子之名而已一正父子之名則蒯聵之入爲父之受養於子而非以交兵郎迎蒯聵而立之亦爲子之奉父而非以爭國肅宗監國靈武而奉上皇入居南内天下晏然不疑聖人爲之必更有反經合道以興起人心者出公十二年蒯聵終入衞而輒奔魯蒯聵旋亦失國公子班師公子起更起爲君衞國大亂凡四年而出公復入則使孔子之道行正父子之名以昭示天下而天下之爲君臣者亦定故曰人倫之至凡爲人倫者於是取則

也惜乎子路不知問而夫子之云正名者併其事與言
而皆莫能詳焉亦後儒之所宜深思隱歎者矣

釋三歸

包咸論語注以三歸爲一娶三姓史記管子傳注漢書
顏師古注國策鮑彪注皆用其說說苑以爲臺名至金
仁山氏始據以爲算法固爲近之而不能詳其義此蓋
管子九府輕重之法當就管子書求之山至數篇曰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三歸之名實本於此因考管子書
制國之用在穀與幣相準以爲之經而以正鹽筴綜而
緯之以玫及金鐵竹箭羽毛齒革皮幹筋角凡天財所

生地利所在皆量其出入之數導民趨而赴之下至北郭屨縷唐園之微亦使得專其利國準篇曰無用之壤藏民之贏其視尺寸之土之有餘隙皆其利之所從生也故觀管子書多設法以罔民利而其實使民歆其利國家因而取贏焉輕重乙篇曰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盡此而已矣其地員篇量物之宜度地篇去物之害又此輕重諸篇之本計也所謂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舉一國輕重之勢分數明而權衡無或爽所以爲天下才其書所載計民之利而歸之公有十倍百倍侈大言之者而以三爲率輕重諸篇屢見焉是

所謂三歸者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賞管仲漢書地理志食貨志竝云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言較然明顯韓非子云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作賞之市租三歸之為市租漢世儒者猶能明之此一證也晏子春秋辭三歸之賞而云厚受賞以傷國民之義其取之民無疑也此又一證也

讀孟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夫使其君昵比匪人亟行亂政坐視而莫之救

而曰格其心之非君心之非烏從辨之然且日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止足以銷其逸志彼其用人行政彰彰者如是而何譽望容止之足以相懾哉嗚呼孟子之言至矣君心之非非能虛擬其然也必實有所存漢武帝之用桑宏羊孔僅而行均輸之政也征討巡行宮室之取給也唐德宗之用竇參裴延齡而建瓊林大盈二庫也所好利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行新法也志不忘幽燕也辨君心之非者亦辨之所用之人所行之政而已矣神宗初立文潞公方爲宰相上以理財爲急責宰相以養兵備邊留意節財潞公不能辨也畢仲游上書潞

公安石以興作之說動人主患財之不足也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穀一歸地官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溫公不能辨也明道程子自安石用事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夫神宗之言功利則亦當世之急務矣太宗謀任曹翰取幽燕趙普沮之則急儲封樁以待子孫之興然卒無益神宗之心猶是也賢如程子不能辨也夫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皆可言也不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無可言也無能勝其私與欲而持之也益堅未有幸而聽焉者也神宗之心賢者之心

也其所爲非易格也然且不能彼伊周之贊成君德者何如哉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論士

周官六職無士之名四民之有士肇始管子管子盡一國之民各勤所職趨事赴功因而別異之無使有厖雜焉此管子之權也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至於成人而學之成不成固已定矣其能爲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爲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隱舜伊尹之耕傅說之工呂尚之屠且漁膠

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買皆任爲士者也至漢猶然路溫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孫宏承宮牧豕兒寬爲都養朱買臣艾薪匡衡傭作衞颯侯瑾鄭均並爲傭梁鴻任春劉茂以精力致養嚴光耕釣臺佟韓康賣藥第五訪傭耕王君公儈牛徐穉耕稼申屠蟠爲漆工或歷任至公相或懷道守節有隱見之分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爲養然也唐世尙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明性理之學託名愈高而士愈重於是士之數視農工商三者常相倍爲人亦相與異視之爲之名曰重士其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閒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

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峩冠博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爲士者訖於戰國遂以養士之名傾天下後世之云重士者皆用其名以傾天下者也而士之實乃終隱矣

辨霸

漢宣帝之言曰漢本霸道雜而董仲舒賈誼之徒推陳王道後之立論者託之以爲名高徒曰王霸之分以其心而已三代王者建邦分國傳數千年公卿皆有世祿以治其民上下之分截然因爲之制其田里修其庠序使爲之民者各有以遂其養而馴其教諸侯相侵伐者

董而正之暴虐者誅之一以道綏輯天下頒其禮樂制度以整齊天下之耳目而和戢其心思天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以奉一王之大法不敢有所違反是以天下統於一而無不得其平周之衰天下無王而霸者出焉假王命以臨天下之諸侯使之上奉王章下守侯服以不敢一逞其志春秋之作推原霸者之功以正當時之諸侯蓋傷天下之無王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西周滅而王道終戰國興而霸道絕先王之制度旣已蕩廢無存天下交騖於功利游說之士詭變反復交相傾軋風俗人心敗壞不可收拾五六百年是以東周之

興而王者不可復作德有至有不至也降及戰國霸者之事功天下舉莫能辨焉霸者之不可復作也則時爲之也表記之言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合仁與義之謂道霸者不知有仁而猶有義之存焉義立而天下諸侯從而受理得之則治不得則亂孟子曰五霸假之猶有仁義之可假也至於戰國更無仁義之可假矣考道者行合乎義而天下以待其裁成納首而聽命焉秦漢以來賢君令辟皆所謂考道無失者也循乎霸者之迹以蘄當乎義者也皆時爲之也諸葛公自許管樂崛起西蜀一隅之地遷就草創與吳魏爭衡其

得爲管樂也諸葛公所幾幸而不敢自必者也程子斷以爲王佐允矣若諸葛公者身處三代則王佐也後儒乃以西蜀新造之邦責諸葛公以行王政不當以管樂自程不亦偵乎

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鎭班師事

魏禧論鄂王郾城不當班師以爲與其死於奸臣孰若死於敵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之酷明人議論大率如此是將使克敵張國威以希不世之功而先教之據兵抗命自比於逆亂天下亦豈有躬逆亂之迹以求幸立功名者乎雖甚愚繆亦知

所處而以之責鄂王舛矣鄂王始出從留守宗公自靖康之世與金人會戰十三四年紹興四年張魏公會師江上令鄂王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時有可爲之機而屢勝屢敗終以無成洎魏公去趙忠簡亦罷相專任秦檜主和議事已無可爲矣紹興十年金人分四道入寇東西三京並失河南郡縣無幾存者鄂王所復一郾城無當安危輕重之數於時諸將勝負相乘所在有之鄂王亦失其將楊再興王蘭高林而謂於其時可以獨力規復中原是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也高宗本紀稱鄂王奉詔班師自郾城還軍皆潰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皆當時耳目所悉言之尤詳鄂王本傳鋪張甚至則明世重修宋史取諸稗官小說無稽之言意爲之辭耳南宋之世戰與和相資以爲用者也得勢而規進取以厲將帥之心審幾而求息兵以柔敵人之氣各因其時而已規進取者用其新機能行之建炎之世紹興以後南北之局已成而氣亦稍熸矣各懷息兵之心其勢必終歸於和徒以秦檜之姦邪力主其議爲諸賢口實羣起而爭之叫嘑盈庭積漸以成風氣用其說爲名高魏禧果見以爲鄂王與金人交兵十餘年必俟四道入寇之時孤恃郾城一戰席捲以取中原乎當時和議成諸將

皆解兵柄鄂王爲秦檜所尤忌以至冤死明人所爲慨慕流連爲鄂王計者正悲其冤耳如魏禧之論將使鄂王爲左良玉爲高傑檜執而誅之固有名矣孰冤之哉然且爲之辭曰淵聖卽還必無復辟之理將以是歆動高宗使決於戰意謂高宗慮淵聖之復辟過抑將帥以成金人之亂明人議論之乖謬尤無甚於此者抑思高宗之世爲何如世高宗之爲君爲何如君徒以柔弱之資懾於金人之凶燄觀望周章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及選立太祖之後爲嗣而得孝宗急議內禪視去天子之位若去荊棘而就衽席一日之安不考當時之事勢不

察人情之順逆深文周納以誣異代之君父豈惟其文章學術之駁用心亦已酷矣魏禧習縱橫之言持論多悖理其論鄂王則專襲明人之議論蔽於所聞見以厚誣古人貽誤後世不足當有識之一笑矣

與朱石翹觀察論宗祠饗堂

承詢今制士大夫家廟有寢堂有饗堂饗堂陳主宜如何據禮宗廟之祭皆於室迎尸而行朝踐乃於堂既畢延尸入室遂行饋食之禮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也皆在室故凡祭鋪筵設同几而不移主東漢以後爲同堂異室之制廟無專主四時之祭以合食爲義乃有饗堂

然其世次有定陳設有數非若今宗祠之制合族而祀之一堂也嘗論宗法之收族以廟祀爲準主始祖之祭爲百世不遷之宗則收其百世之族主高祖以上之祭爲五世則遷之宗則收其五世之族無廟祀則宗法無所繫禮經言廟制甚備惟天子得立祧廟以藏其遷主諸侯以下無之而廟制止於七士則一廟而已宗法通士庶人言之大宗小宗各主其祀不以世次爲限是宗法與廟制相背者多也程子論家祭通及四代又言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先祖者通高祖以上言之歷今數百年士大夫皆得祭其始祖用程子之說也竊疑古

廟制有定而所祀之祖不限於廟如大夫三廟士一廟而大傳言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觀宗子之家盡一族之人皆得附焉固必有所以收其族者而禮經不詳唐制士大夫不能立廟聽祀於寢由是因寢以及宗因一家以及一族而宗祠之制興禮之因時以制宜也亦漸積自然之勢也所祀始祖則始祖以下祧主入焉所祀支祖則支祖以下祧主入焉而凡子姓之所自出各以義屬之通古今之變而濟禮數之窮廟祀缺而猶舉宗法廢而仍存盡士大夫之家皆有廟以藏其祧主程子之言所以爲精義之學也周官守祧專主祧廟爲諸廟

宗伯所掌其屬皆有事焉而祧廟無常祭歲一合食始祖而已記禮者無所徵先儒因謂昭穆之祧主藏之文武夾室誠然則文武世室之不祧者反爲祧廟也祭法之言遠廟爲祧四世親盡通謂之遠也惟天子立祧廟諸侯以下藏主太廟夾室可知聖人制禮辨爵祿嚴等威不可踰越天子諸侯之廟制程子乃以通之於庶人而上及始祖盡人皆得有合食始祖之祭而不謂之僭者報本之義追遠之誠使一族之子姓有所繫而應遷之主有所歸人情之大順也而固不得立饗堂爲盡始祖以下合食饗堂位次無所施也是以廟制止於四天

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辨焉而今士庶人通行之廟制變而爲合食而饗堂立焉而士大夫之家不必行此又古今禮制之爲宜爲稱非能强而同之者矣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

昨論羅水出巴陵闕下頗以爲疑因屬檢方志以資討論今猶名其地曰羅內蓋北斗嶺周環羅列山水縱横四出會於羅內西出關王橋徑南至三江口以達劍灘水源始盛又西至黃谷市爲驛道所經置水驛水道提綱所謂北得伏井驛一水者卽此羅水也行百有餘里至小江口入湄水水經注湄汨羅爲一又別湄水爲二

而云湘水北會東町口瀆水也葢自漢以前圖經完備
酈道元據以注水經東南諸水曲折畢具而譌脫疏漏
葢亦多也其時南北道梗目驗無從湘水以東惟汨水
之名最著酈氏因之牽合瀆羅二水爲之說說文瀆水
出豫章艾縣西入湘而汨下云長沙汨羅淵也屈原所
沉水今名之屈潭實羅水經行處至此匯爲淵楚人名
之汨羅淵所以哀屈原也羅瀆二水旋分旋合而瀆水
最大遂並以汨水之名被之隋書地理志羅下云有湄
水汨水湄水源出白鶴山曲折納諸小水至湄灣遂得
湄水之名北出新市趙公橋徑西出東町口今名兎耳

港湞水自出泥沙港水經注謂之汨口羅水又北去小江口水經注謂之羅口三水分湞注洞庭其間經行曲折錯綜經緯皆可考按而知也古羅城環帶三水而汨羅二水久經混合隋書獨著涓水之名爲他記載所不錄最爲有功湞水源盛並奪涓水經流涓水亦北入湞蓋六代分擾時水源之失次者多也然羅涓二水源各百數十里豈能並沒其名故嘗論水經注混羅爲汨以東町口屬之湞水遂失涓水之委又併汨羅爲一而奪汨水之名以與湞並失羅水之源而水經所謂湞水者至今不復能舉其名承譌襲謬遂以終古要之羅縣以

羅水爲名湖湘間一巨川也而言水道者不一及之由水經注不能敘其源流分合沈沒至數千年亦考古者之一憾也今幸閣下指示羅源所自出得有據依鄙心益以自信因並論次汨渻二水與羅水相發明伏候裁正

與李次青方伯論吳有漢昌郡無吳昌郡

奉讀惠示平江志沿革黃龍元年改漢昌縣爲吳昌置吳昌郡自承舊志爲說證之吳志吳昌未置郡也後漢劉昭郡國志長沙郡下無漢昌瀏陽二縣名始見吳志周瑜魯肅呂蒙三傳其後吳改漢昌爲吳昌故知漢昌

漢置而瀏陽莫知所從始唐書徑謂吳分長沙置瀏陽縣方曹公自荆州東下軍敗北還吳蜀爭荆州而長沙先爲蜀得吳但踞有長沙之下雋瀏陽漢昌三縣併南郡之州陵爲周瑜奉邑以拒蜀安得於是時分長沙地置瀏陽以事求之建安十四年吳平荆州所得南郡江夏二郡而蜀分得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漢昌瀏陽近距豫章郡爲吳所必爭下雋瀕江與巴邱相屬因併南郡之州陵爲周瑜奉邑使夾江爲守瑜卒魯肅代領其軍奉邑四縣屬焉而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其年以南郡歸蜀普還領江夏郡十五年置漢昌郡以魯肅爲太

守郎以下雋等四縣隸之漢昌郡二十年先主定益州與吳分荆州割湘水爲界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江夏長沙桂陽屬吳二十二年肅卒呂蒙領漢昌太守二十四年蒙襲取荆州拜南郡太守自是漢昌郡之名不見於傳推求當日情事吳蜀爭荆州恃下雋漢昌等縣翼蔽東南爲南郡襟帶與蜀相持立漢昌郡以統攝之呂蒙卒用其地以襲取荆州是漢昌一郡孫氏君臣陰謀祕計日取荆州而玩之股掌中者也旣併有荆州州陵仍當還之南郡下雋劉陽漢昌仍當還之長沙計其時必已罷漢昌郡距黃龍元年改漢昌縣爲吳昌遠至十年

之久晉書以下州郡志即緣吳立縣之舊不宜黃龍以後重有置吳昌郡事也此可以讀史而得其大要者言地志者不務考求本末徒以漢昌瀏陽見之吳志遂以爲吳置又因漢昌吳昌之異名謂漢昌漢置而不能辨知其爲何時漢書延禧五年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據臨湘遣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之是時州郡盜賊數起緄以艾西南距臨湘西距羅並四五百里因析臨湘東境置瀏陽析羅東境置漢昌以資控御值漢末造史並略之方志鋪張故實多失之誣而沿革大政史家或詳或略皆有端緒可尋未宜牽率傅會承譌襲謬疑

誤後人望更審而正之

與王益吾祭酒論漢武帝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

承示李佐周述南屏吳氏之言漢武帝紀元皆從後追改頗以為疑往聞南屏言之而未有論述當時亦未一詳考以事求之南屏之言不誣也文帝十六年用新垣平之言改元以詔行之武帝立紀元建元為天下刱始而無詔其後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以至元封始一見詔書以登封泰山與士大夫更始當時蓋隱其事班史仍之不一詳著其由流傳二千餘年無由辨而知之今略可考見者元狩元年當武帝之十九年詔書亦有滌除

天下與之更始之文似當爲改元言之而郊祀志載是年有司言元宜以天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令郊得一角獸曰狩而不及改元事疑是年改元如文帝景帝中元後元之比有司建言天瑞當時未即行也終軍傳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軍因言宜昭令日改定告元上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亦從後追爲之辭至二十一年改元元封乃用有司以狩紀元之議又得終軍證其義合之前後各元適得六年之數因以六年一元追紀前事而增入元朔一元以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收河南地置朔方郡爲始用兵匈奴

功最紀元以表之而先一年以合六年之數應劭顏師古注全失其義元鼎四年得寶鼎汾陰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亦先四年以合六年之數以是知其追改無疑也班史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皆不載由後人因紀元附益之郊祀志得寶鼎及封禪及太初改元皆有贊饗辭其以元鼎紀元尤天瑞之顯見者班史亦皆約略言之以傳疑後世待人之自悟注家全失其義讀史者遂亦不加深考南屏於此發二千年之覆亦見班書敘事高簡未易與人以窺尋也

文中子論

唐書藝文志錄王通中説其書自唐已傳而杜淹敘文

中子世家言所著書都爲八十卷薛收爲其碣銘亦稱其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皆不及其中說以是疑中說偽託並文中子亦無其人其書引唐世名臣杜如晦房元齡魏徵之徒皆其門人多可疑者然楊炯爲王勃集序明稱爲文中子之孫而文中子之弟王績以高節名其述論亦言文中子講道白牛之溪門人程氏薛氏退省於松下論易薛收杜淹爲文中子門人見之諸家論著誠無可疑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正當文中子卒年杜淹大業末爲御史中丞年輩遠在文中子上薛收碣銘載文中子卒年三十二中說立命篇賈瓊稱

文中子年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白首北面是其年尙不逮顏淵而當孔子志學之年其學固已成矣此又可疑也觀文中子書一依附孔子薛收亦云周道竭而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今其書獨元經在起晉惠帝太熙之初訖於陳亡以擬春秋視揚雄太元法言而尤僭矣隋書無傳意其廣己造大門人私相標異不必爲當時所重亦以其年未及壯道未充而業未光也中說之成由其子福時爲之其言亦必文中子所著錄而福時加之傳會如云楊素言政而不及化蘇夔言聲而不及雅李德林言文而不及理語自可味而言楊素蘇夔

李德林請見而有憂色則福時之傳會也自宋阮逸表章是書晁公武洪容齋王深甯各據史傳以證其誣洪氏遂以中說出自阮逸程子獨謂其中格言有過荀揚而疑其爲隱君子世人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就杜淹薛收所述徵之文中子才高而志充動自比孔子至欲綴輯六代策命頌贊之文以續詩書詩書非可續者則所見之傎也其隱居教授議論流傳足成一家之言蓋文中子既卒數十年中說始出王福時王勃仍世能文重相炫飾福時所述關朗之占易唐太宗之論禮樂及中說之傳自杜淹而以隋書不爲立傳錄王績與陳叔達

書歸告長孫無忌之怨王珪陳叔達譔隋書王績從借
隋紀云亡兄芮城著隋書未終畢芮城者文中子之兄
也叔達答書亦及文中子元經似不爲其門人亦與所
錄王績書差異當唐初元文學未甚顯也言理者亦闕
焉福時及勃世有大名可以惟所附益凡言房元齡魏
徵諸人之假借倚託者皆其類也